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3 年第 14-15 期 · 总第 830-831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德国选择党召开党代会：和谐面貌与权力诉求

德国选择党欧洲选举候选人言论引发宪法保卫局关注

“瓦根克内希特党”的机遇

瓦根克内希特的独角戏？

联邦议院政党再次获得巨额捐款

跌入民调低谷的绿党何以摆脱“禁令党”形象？

德国政府制定更高氢能目标

德国半数乌克兰难民低就从业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3 年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德国选择党召开党代会：和谐面貌与权力诉求

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召开了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时，德国选择党主席之一的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重申了该党的执政主张。他说，选择党已经结束防守战，正以更加和谐的新面貌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党代会之后选择党还将举行为期数天的欧洲议员代表大会。约 600 名代表将讨论欧洲政策的走向等问题。

在党代会开幕式上，克鲁帕拉对执行委员会展现的新的“和谐”面貌表示赞赏。他认为，这是德国选择党目前民调结果良好的原因之一。他说：“我们会把这种和谐局面带入下一场竞选活动中。”他同时强调了与另一位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之间的良好合作。不过，克鲁帕拉提醒说，德国选择党不应满足于其良好的价值观。他提到了即将于秋季举行的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州选举，以及一年多后东部三个联邦州的投票。“明年我们可以成为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最强大的政党”。他补充说，德国选择党必须为承担政府责任做好准备。此番讲话表达了德国选择党的权力诉求。此外，他还表示德国选择党准备做的事情不止于此。

关于基民盟及其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克鲁帕拉说：“我们才是真正提供替代方案的政党。”他指的是梅尔茨前不久的言论，梅尔茨曾将基民盟描述为提供“有实质内容的德国替代方案”的政党。克鲁帕拉继续说，基民盟针对德国选择党建立防火墙的做法是“错误的”。梅尔茨几天前排除了基民盟与德国选择党在州或联邦层面进行合作的可能，但同时又表示与其在地方层面仍有可能合作。此番表态引起了基民盟/基社盟的广泛批评。随后，梅尔茨不得调整自己的声明，并反复澄清，“基民盟与德国选择党在地方层面也不会有任何合作”。但在基民盟/基社盟内部，这场争论可能还无法结束，德国选择党内部也一样。克鲁帕拉的党魁同事魏德尔在德国电视一台（ARD）和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联合早间节目中指出了梅尔茨的路线“摇摆不定”。

克鲁帕拉在党代会上表示，德国选择党将与任何愿意制定符合人民利益政策的党派结盟。然而，他的政党“明确”排除与绿党结盟的可能性。他首先对绿党的外交政策路线提出批评：“绿党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这个绿党是军绿色的。”他还说，联邦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奉行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将德国拖入了乌克兰战争”。克鲁帕拉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批评，但他也提到“俄罗斯没有接受谈判和调解的提议”。克鲁帕拉指责德国政府对俄罗斯采取“过激的政策”。他提出“多极世界”的理念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即一个有许多区域权力中心的世界。他还说，欧洲必须“摆脱单方面依赖”，反思自身力量，“否则欧洲将完全沦为美国的附属品”。德国选择党希望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争取实现方向的修正，“这就是我们关于欧洲的愿景”。

德国选择党党员代表们将应党领导层要求，就该党是否应加入欧洲党团“认同与民主”（ID）进行表决。在接下来举行的德国选择党欧洲议员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将收到“认同与民主”党团执行委员会提交的《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纲领》草案，该草案旨在从根本上重塑欧盟。德国选择党欧洲议员代表大会将在 8 月的第一个周末继续举行，最大的议题是拟定欧盟选举候选人名单。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选择党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一些反对德国选择

党的组织及联盟计划在马格德堡举行针对性的示威和守夜活动。约 50 名示威者在马格德堡的集市上等待代表们的到来，他们高喊“法西斯主义永不再来”和“滚蛋！”等口号。

(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28 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选择党欧洲选举候选人的言论引发宪法保卫局关注

在马格德堡举行的党代会上，德国选择党开始为明年的欧洲议会大选做准备。萨克森州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当选为该党的首席候选人。克拉是一名律师，2019 年以来一直是欧洲议会议员，在加入德国选择党前曾是基民盟党员。其他大多数候选人都持反欧盟立场。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克拉重申了反欧盟立场。联邦宪法保护局对此表示关注。

克拉为自己的欧洲政策计划进行辩护。他在德国广播电台的访谈中说，未来的欧洲必须是民族国家的欧洲。德国选择党希望削减 80% 的欧盟委员会机构，加强民族国家自治。然而，民族国家不可能接管所有任务，需要在某些领域开展必要合作，如边境保护，如果欧洲关闭边境，就可以省却大量的难民服务工作。

克拉表示如果“脱欧”意味着德国将脱离欧盟，而其他一切将保持原样，那么他将反对“脱欧”。他说，“脱欧”应指全面减少欧盟官僚机构。欧盟委员会显然过于庞大，下属部门过多，而目前对气候政策的重点关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因此，克拉呼吁废除处理这一议题的机构。

克拉在党内也有争议

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召开联邦党代会之后，于周末开始拟定明年欧洲大选的候选人名单。根据计划，只有在名单拟定后才能决定选举方案。前五位候选人的选举已经进行了数小时。克拉作为首席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了近 66% 的支持率。不过他的候选资格在党内也存在争议。

与俄罗斯、中国和右翼激进分子关系密切

欧盟议会曾多次讨论过克拉。今年年初，右翼民族主义党团“认同与民主”（ID）将他停职三个月，原因是有人指控他操纵了该组织的一份公关合同。2022 年，他的议会党团成员资格被暂停数月。当时，他被指控在法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公开支持右翼激进分子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的政党，而不是作为“认同与民主”成员党的法国“国民阵线”（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他还被指控与中国关系密切。克拉在本次访谈中还谈到了在以上背景下针对其本人的匿名的污名化运动。

“只有欧盟死亡，真正的欧洲才得以存续”

德国选择党第一份名单上的所有候选人都被归类为该党的极右翼阵营。他们的大多数发言都带有反欧盟色彩。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领导人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在凤凰电视台（Phoenix）说，现在只有欧盟死亡，真正的欧洲才得以存续。基社盟领导人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指责德国选择党变得越来越极端。

联邦宪法保卫局确认德国选择党内部存在“强烈的反宪法思潮”

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托马斯·哈尔登旺（Thomas Haldenwang）称，在马格德堡举行的德国选择党党代会再次证实了宪法保卫局的评估，即该党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反宪法思潮，且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他告诉德新社记者，温和派代表在马格德堡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很明显，那些立场与德国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不符的人可能会加入即将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德国选择党代表团。此外，右翼极端分子的阴谋论也在马格德堡流传开来。哈尔登旺列举了所谓欧洲人口被有计划地用难民进行“大交换”的阴谋论说法。

联邦宪法保卫局自 2021 年起将德国选择党列为疑似右翼极端组织。该党在马格德堡已确定了欧洲议会选举的首批 15 名候选人。

(编译自德国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 网站 7 月 31 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选择党希望白人再次成为当权者

沃尔克·芬瑟默（Volker Finthammer）评论说，随着德国选择党选出欧洲选举名单，可以预见该党将进一步激进化。该党希望时光倒流，让白人重新发号施令，并重新获得当权者的感觉。

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克拉代表的立场。德国选择党希望欧盟委员会缩减 80% 的机构，加强民族国家自治。这位德累斯顿律师出身的新任德国选择党欧洲选举首席候选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受众，也知道激进的右翼口号在那里并不一定受欢迎。

他在书中写的和 Tiktok 上的言论听起来完全不同。“真正的男人是右翼。真正的男人有理想，真正的男人是爱国者，和女朋友也会相处得很好，”他在那里侃侃而谈，反对觉醒的、左翼的、绿色的立场。

这种论调也适用于德国选择党未来的欧盟战略，即试图与欧盟其他极右翼政党结盟，在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大选中获得巨大影响力，从而不再轻易被其他政党取代。

这也是德国选择党在刚刚召开的党代会上不顾少数反对票而加入极右翼“认同与民主”党团的原因之一。该党团包括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党”（Lega Nord）和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PÖ）。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德国选择党在战略上的明显变化。五年前，该党的欧洲议会选举计划包括 Dexit——德国立即退出欧盟——但现在它的目标是通过自身政治力量征服欧盟机构，并为了国家利益重组甚至解散这些机构。

此外，德国选择党还有其社会政治要求，那就是开倒车，否定过去几十年为西方社会带来更多民主和宽容的时光。克拉在抖音的口号直指问题核心，即老年白人男性希望重新掌权，希望彰显其优势。

从马格德堡的德国选择党党代会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迄今为止当选的 15 名候选人中，仅有 4 名女性，而她们之所以能在主要由男性主导的会议上大放异彩是因为她们的立场比其他男性议员更为激进。

(编译自德国广播电台网站 7 月 31 日的评论文章)

跌入民调低谷的绿党何以摆脱“禁令党”形象？

绿党曾经反对各种禁令，主张自由，而如今却被许多人视为“禁令党”，尤其是在它大力推进供暖转型以来。绿党在交通灯政府联盟中越来越孤立。它该如何改善自己的形象？

里卡达·朗（Ricarda Lang）也会去一些她无法确定是否受欢迎的地方。6月中旬，她成为巴伐利亚电视台“周日常客席”栏目的座上宾。她特意穿上了巴伐利亚传统服装，努力让自己保持淡定。主持人欢迎她的开场白是：您的政党现在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我们稍后还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位绿党领袖笑着说：“我已预料到您会提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周里，她在各类脱口秀节目中频繁发言，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希望为绿党及其在政府中的政策奠定良好基础。

不能撤回到环境和气候政策的小天地里

朗在“周日常客”栏目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其6月初首次美国之行的印象。当被问及美国人比德国人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对气候问题谈得相对较少，而对经济繁荣和就业谈得很多。”她希望德国也能这样，能更多地谈论机遇，即那些尽可能用于创造更多社会公正的机遇，这一直是她从政以来关注的重点。若能如她所愿，这也应该成为她所在绿党的重点追求目标。她希望人们对气候保护的理解思路更加开阔，应该将其视作对人类的保护和巨大的就业引擎。她希望将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希望绿党能被视为一个可以将这些问题综合考虑的政党。在环境和气候政策方面，绿党不能再走老路。“这意味着，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建立社会保障，必须确保人们能够依靠工资生活”。她希望以此为绿党走出民调低谷指明方向，因为这也是她执掌绿党一年半后的个人总结。

不能总是对别人指手画脚

朗的单亲母亲在朗18岁时失业了。朗一再强调，这段经历始终影响着她的政治立场。她自2022年2月起开始担任绿党党主席，她在党主席竞选演说中要求绿党解决“气候保护与社会福利之间的虚假矛盾”。“我们不能总是对别人指手画脚”，她想尽一切努力让绿党摆脱富裕阶层政党的形象，这个目标在2021年联邦议院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看似有望实现，而在其之后的执政中却成为越来越难以企及的目标。德国正面临多重危机的冲击：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对俄制裁及其经济后果、气候灾害、干旱和洪水，加上一个想同时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新联邦政府。为应对这些问题，一个又一个的法案接踵而至。人们从最初对新政府满怀信心，逐渐转变为越来越多的愤怒和怨恨，尤其是对绿党，因为绿党掌管着联邦经济与气候部，在当前的困难时期，大部分政策计划都是由该部门负责。

德国面临一个高要求且恐惧与日俱增的时代，其中还叠加右翼民粹主义者推波助澜。因此，人们的愤怒逐渐表现为公开的仇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联邦议院副议长卡特琳·戈林-埃卡尔特（Katrin Göring-Eckardt，绿党）在德国东部访问期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小镇被辱骂为“绿色垃圾”。

绿党是三党执政联盟中的最大输家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民调，对绿党工作感到满意的人越来越少，其支持率直线下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只有少数人认为该党有相关执政能力。目前为止，绿党政治家们在许多脱口秀节目中都遭到批评，而且都没能成功摆脱质疑。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有些政策对民众来说太过分，还是他们是否为此感到抱歉，或是试图解释绿党的政策决定，都很难改变民众现在的负面看法。绿党是三党执政联盟中最大输家。在过去几个月里，民众认为这个执政联盟主要工作就是争吵。他们总是在众所周知的最后一刻才开会寻找解决方案，但有时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最近在“每日专题”栏目中说：“内阁中的合作无可挑剔。我们可以冷静地、基本正常地讨论议题，但我们就是无法达到政策目标。”

对绿党错误的审视成为反对党的盛宴。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原打算在夏季休会前让议会颁布《建筑能源法》（许多人只知道它叫《供暖法》），可是被联邦宪法法院因“时间过于仓促”且“该法过于复杂”的理由叫停。自此，该法对于联盟党政治人物如延斯·斯帕恩（Jens Spahn）和其他联盟党人而言就成了“该扔进垃圾桶的法律”。对绿党而言，这个法律非常重要，但围绕着它的混乱局面却让绿党“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对党指责绿党是“禁令党”显然产生了一些效果，从其支持率下降即可看出。绿党如何才能在其非常狭窄但仍然忠实的支持者圈之外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即使是它的忠实支持人群近几个月来也不得不忍受许多政治压力，如德国延长核电和煤电的运营期限、欧盟关于难民政策的妥协等。

气候保护是一个经济理性问题

对德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使当前形势更加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德国的形势尤其黯淡。《世界报》周日版（Welt am Sonntag）以《我们还有救吗？》为题，称德国工业正处于危机之中，经济衰退迫在眉睫，绿色经济奇迹并未出现。绿党的政客们正试图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其中包括工业电价补贴。经济部长哈贝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竞争力，并要求投资时不应忽视气候问题。绿党党主席朗认为气候保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个经济理性问题，她引用美国总统拜登的话说：“当我听到气候这个词时，我听到的是就业”。这就是美国投资计划《削减通胀法案》的核心：资金流入绿色产业，但前提是同时创造高薪工作。朗希望在德国也能看到这一点，因为这还将同时加强民主制度韧性。

偏见难以消除

无论困难有多大，总有人对此持乐观态度，正如绿党主席朗。但钱从哪里来？交通灯政府联盟中支持此类投资的不占多数。自民党领导的财政部希望减少新债务。下一轮的三党争吵近在眼前。绿党的战略能否奏效？朗在热衷宣传拜登将气候保护与就业相结合的理念时似乎忘记了一点，到目前为止，拜登在美国民众中的声望并不高。尽管取得了初步成功，绿党要想被视为一个有经济领域执政能力的政党，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朗本人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承认：“偏见消除的速度很慢”。但下一次选举却很快就要到来。

（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7月29日的分析文章）

“瓦根克内希特党”的机遇

左翼党前主席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曾多次公开提出建立自己政党的想法。虽然该党还不存在，但研究人员已经在对其进行研究。来自 GESIS 莱布尼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政治学家和选举研究员康斯坦丁·伍特曼（Constantin Wurthmann）对新党或将如何改变德国政治格局进行了相关研究。

伍特曼研究了“瓦根克内希特党”潜在的选民范围，认为该党有可能通过 5% 的议会选举门槛线。而莱比锡大学的政党研究人员亨德里克·特拉格（Hendrik Träger）对此表示谨慎。

伍特曼的研究从内容上将“瓦根克内希特党”定位为左翼威权派，对此他解释道：“首先，左翼是指社会经济上的左翼，即支持维持福利国家的措施，例如提高最高税率。其次，威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反民主倾向，它实际上指的是传统主义价值观。其涉及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制定移民政策，以及人们到底想不想要移民。”伍特曼认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保守派并对移民持批评态度的人对新建政党持开放态度。新政党的典型选民不喜欢“左翼生活方式议题”，正如瓦根克内希特所说的那样，他们害怕工作生活和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是，瓦根克内希特本人以反移民立场而闻名，她有可能成为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之间的桥梁，有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左翼威权党来弥合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

伍特曼还探讨了一种希望获得社会经济保障的传统主义的社会环境。瓦根克内希特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中特别受欢迎。伍特曼说，数据显示，在东德地区，瓦根克内希特的受欢迎程度尤其高。“可以说，瓦根克内希特如果成立这样一个政党，对许多目前仍会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民主的退出策略。”

“瓦根克内希特党”的潜力有多大？伍特曼研究员不愿给出确切的判断，但他认为，如果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就有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跨过 5% 的门槛线。

特里尔民主与政党研究所的马里乌斯·米纳斯（Marius Minas）也不想给出具体数字。他说“由于欧洲几乎没有可比的例子，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些是该党的潜在选民群体。有多少人会被归类到这类群体现在很难下定论。”根据米纳斯的说法，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现有左翼党选民对瓦根克内希特持肯定态度、认为她比左翼党本身更好。

莱比锡大学的政党研究员亨德里克·特拉格警告说，这些数据只是最大值。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瓦根克内希特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新政党还必须有合适的内容。而这正是左翼保守主义倾向的异质化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一个内容异质化的政党或许暂时可以吸引来自不同阵营和选民群体的人，但在议会中开展政治工作时，一个既想代表保守主义立场又想代表左翼立场的异质化政党可能会寸步难行。”特拉格研究员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平衡。

（编译自 2023 年 7 月 13 日《中部德国广播电视台》网站新闻报道）

瓦根克内希特的“独角戏”？

莎拉·瓦根克内希特目前仍然是左翼党党员，但她与左翼党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

她公开表示计划成立自己的政党。此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瓦根克内希特所持立场颇具争议，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公众中都会引起反感，例如在关于乌克兰战争和武器交付问题上。这虽未影响她的声望，但她所在的左翼党却与她相处非常不愉快。很快，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瓦根克内希特成立政党的可能性有多大？

即使在左翼党内部，对于瓦根克内希特是否真的会建立自己的党派也存在不同看法。她的阵营如社会主义左翼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圈（Karl-Liebknecht-Kreise）等相关团体在左翼党内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们正在讨论建立新党的后果。在此背景下，各方已做好政党分裂的具体准备。目前的通常观点认为，她至少有可能在 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单独列出一份候选人名单。

瓦根克内希特正面临来自周边环境的巨大压力，这股压力促使她必须承担起建党的领导任务。而她希望专注于自己作为新建党的媒体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组织方面的工作必须由其他人接手。只有在这样的特定前提下，她才愿意建党。目前，尚不清楚新建政党是否真的能够在全国（即联邦各州）找到坚定、严肃和可信的行动者来负责这项艰辛的工作，以确保“瓦根克内希特党”不会成为各种问题人物的收容所。她将不再代表左翼党参加 2025 年的联邦议院大选。出于建党的考虑，她至今仍未遵从左翼党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放弃其在联邦议院的职位。

谁会加入“瓦根克内希特党”？

新建政党的核心成员将由左翼党的瓦根克内希特阵营成员组成，即联邦议院的现任议员，如塞维姆·达德伦（Sevim Dağdelen）、亚历山大·乌尔里希（Alexander Ullrich）、克里斯蒂安·莱耶（Christian Leye）或扎克林·纳西奇（Žaklin Nastić）。他们将适时离开左翼党议会党团。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州议会也可能出现左翼党的脱党人员。瓦根克内希特从东部地区挖走左翼党州层面政治人物的企图最近引起了左翼党领导层的愤怒，并导致双方的公开决裂。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瓦根克内希特的同情者会真正转投新党。左翼党高层和各州党组织近几周甚至近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加强团结，从而释放信号：即便没有瓦根克内希特，他们也能应付自如。

由于瓦根克内希特最终不可能完全以独角戏的形式参与政党竞争，因此艺术家和学者也被视为可能的创始成员，这些人包括在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公开信上的签名者和反对德国政府疫情措施的人。

“瓦根克内希特党”在选举中有多大机会？

在民意调查机构弗萨（Forsa）和坎塔尔（Kantar）的调查中，潜在的瓦根克内希特党的选民比例为 19%。然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些统计数字。2009 年，霍斯特·施莱默（Horst Schlämmer）党曾也有类似潜力，当时，演员哈佩·克林（Harpe Kerkling）将其在一部电影中表演的虚构人物施莱默变成了一名政治家。

在瓦根克内希特阵营中，民调结果被视作该阵营比左翼党更有潜力的信号。在全国民调中，左翼党目前的支持率在 4%到 5%之间，有时达到 6%。

瓦根克内希特新建政党有希望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因为她的潜在选民不仅包括失望的左翼党同情者，还包括德国选择党当前的支持者，以及一定数量的基民盟支持者。

它在州一级也存在机会。根据英萨（INSA）民意调查机构的在线调查结果，“瓦根克内希特党”甚至会在明年的图林根州选举中以 25% 的支持率成为最强大政党。然而，同样，我们应该谨慎看待这些统计数字。

“瓦根克内希特党”的具体立场是什么？

瓦根克内希特奉行的是左翼保守主义战略。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与她目前的政党差别不大。不过，该党可能会更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抗议党，传递出“我们在下面反对上面的那些人”的信息。特别是在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争论中，她明确批评基辅，比左翼党更明确地指出北约对战争升级负有责任。

然而，“瓦根克内希特党”与左翼党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政策和文化方面。瓦根克内希特的立场属于保守派，这也是她近年来屡次与左翼党发生冲突的原因。

她在移民或气候政策方面的立场可能更接近联盟党，而非左翼党。这也与她对象左翼党的批评相吻合，她认为左翼党面向的是“城市社会环境”，为“怪异的少数人”而不是“正常人”争取利益。因此，除了她自己所在的左翼党，瓦根克内希特还将绿党视为主要对手。

这对左翼和其他政党（如德国选择党）而言意味着什么？

如果左翼党必须与瓦根克内希特党竞争，那么其重新进入联邦议院将比现在更加困难。此外，左翼党联邦议会党团如果分裂，左翼党也会相应地降级为“团体”，从而失去只有议会党团才拥有的诸多权利。

左翼党内部一直希望左翼党内具有瓦根克内希特特色的政治内容模糊性和矛盾会随着她的退党而消失，之后左翼党就能以一个立场明确的现代进步左翼政党的形象出现。但这是否足以阻止左翼党的衰落还值得怀疑。

对于德国选择党而言，“瓦根克内希特党”将是其直接的竞争者。该党可能会使他们损失好几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并削弱他们在对政治失望的选民中的潜力。未来左翼党和选择党都缺乏像瓦根克内希特这样卡利斯马魅力型人物。

(编译自德国广播电台网站 7 月 18 日的分析文章)

联邦议院政党再次获得巨额捐款

今年上半年，联邦议院中的政党再次从公司、协会和个人那里获得了大额捐款，各政党收到的大额捐款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德国选择党（AfD）遥遥领先，基民盟（CDU）紧随其后。据德国联邦议院报告，2023 年上半年，社民党、基民盟、绿党、自民党和德国选择党收到的捐款总额为 994444 欧元。2022 年全年，联邦议院所有政党收到的捐款总额仅为 121 万欧元左右，与 2021 联邦选举年相比大幅下降。

2023 年上半年，获得大额捐赠金额最多的是德国选择党。该党收到了一笔 26.5 万欧元的捐款，是今年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基民盟紧随其后，收到 21.6 万欧元。此外，7 月份它还有两笔总额约为 10 万欧元的大额捐款。自民党共收到 206901 欧元，绿党收到 201001 欧元，社民党共收到 105492 欧元。基社盟和左翼党在上半年颗粒

无收，不过在 7 月，基社盟收到了一笔近 8.4 万欧元的汇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丹麦少数民族政党南石勒苏益格选民协会（Südschleswigsche Wählerverband）在联邦议院仅有一名议员，该政党今年上半年收到 251221 欧元，由于它得到哥本哈根文化部的支持，每季度都会得到一次捐款，因此是一个特例。

德国政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党费、国家拨款和捐款。单笔超过 50000 欧元的个人捐赠必须立即向联邦议院议长报告。一年超过 1 万欧元的捐赠必须在上报中记录捐赠者的姓名、地址和总金额。批评者反对 50000 欧元的门槛。透明国际组织（Organisati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立即公布 2000 欧元起的政党捐款，以提高透明度。

(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 8 月 1 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政府制定更高氢能目标

经过长时间讨论，7 月 26 日，德国政府修订了 2020 年的《国家氢能战略》并通过了联邦内阁的审议。德国政府对绿色氢能发展寄予厚望，大大提高了三年前制定的建设目标，并进一步致力于氢能进口和蓝氢发展，且对技术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无论在卡塔尔、纳米比亚、挪威还是上周在印度，都会谈论同一个议题：绿色氢能。他在印度时表示：“我们可以建立良好的能源伙伴关系，在这里（印度）生产绿氢，因为能源就在眼前。这里的阳光充足，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来制造绿色氢能。”哈贝克希望进口印度绿色氢能。然而，他此次访问并没有为德印两国政府带来任何新的、意义深远的氢能协议。未来绿色氢能从何而来是德国氢能计划的众多未决问题之一。

2020 年，德国政府在时任总理默克尔和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基民盟）的领导下，制定并通过了首个国家氢能战略。根据该战略，氢能将取代化石燃料，尤其是在工业和交通领域，它还能储存剩余电力。该战略还设定了快速提升技术的目标。但这些目标面临巨大挑战：第一，制造绿氢需要大量绿色电力，据估算，到 2030 年德国氢能需求量为每年 95—130 太瓦时，经济部长哈贝克认为到 2045 年德国氢能需求将上涨至 500—600 太瓦时。第二，需要对电解槽和氢能管道进行大量投资，专家预计相关投资需求约数十亿欧元。第三，要对高炉等工业厂房进行非常复杂的氢能友好型改造，工厂除了要与氢能管网连接，还必须连接到氢能储存和配送中心、要在道路交通领域建设加气站管网，包括卡车和小汽车的加气设施。

为应对以上挑战，联邦政府提高了原来的目标。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贝蒂娜·施塔克-瓦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自民党）希望通过尽可能广泛地使用氢能来推动氢能发展。她说，我们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希望能够市场快速增长。因此，发展蓝氢也很重要。她还表示希望各行各业都能使用氢能，这样能迅速将能源供应拼图中缺失的这部分推向市场。为此，联邦教育研究部预备了 7 亿欧元用于制氢技术和流程的优化。

自民党对新战略目标表示满意。例如，用绿色电力生产的绿氢要用蓝氢进行补充，而蓝氢的生产需要天然气，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需要在被分离出来后再存储到地下。环保协会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要求完全发展绿氢。气候联盟组织的克里斯蒂安娜·阿弗贝

克 (Christiane Averbeck) 担心开发蓝氢会造成天然气的使用年限延长。绿色和平组织警告说，在海底储存二氧化碳的影响将难以预计。

碳分离并储藏工艺的支持者强调，在蓝氢制造过程中，不会向大气直接排放二氧化碳，该工艺对气候没有负面影响。此外，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是通过国内绿色电力制氢还是进口绿氢，都无法满足德国的绿氢需求。未来氢能的使用领域也存在争议。在这方面，自民党也基本贯彻了本党意愿，新修订的氢能战略要让交通部门和供热领域尽可能广泛地使用氢能。而绿党和环保组织则认为，氢动力燃料电池汽车和氢动力供暖系统都没有前途。绿党议会党团的氢能专家费利克斯·巴纳扎克 (Felix Banaszak) 认为，新战略显然是向自民党妥协的结果，供暖并不需要大面积使用氢能；氢能供暖系统最终是否会落实，并不取决于国家氢能战略。

氢能业界对新修订的氢能战略中广泛推广氢能的方法表示欢迎，包括政府对蓝氢的开放态度和开发许多潜在应用领域的打算。不过德国氢能与燃料电池协会的弗里德里克·拉森 (Friederike Lassen) 对战略中的市场推广概念感到失望。拉森说，技术虽然已经有了，但其中许多还没有盈利，为克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呼吁德国政府创建一个促进应用的市场设计。拉森认为，重要的是要从风能或太阳能发电园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它们在初期也曾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德国政府希望氢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能快速取得成功，钢铁、玻璃和水泥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将通过“气候保护合约”（即碳差价合约）获得扶持，该措施将帮助高能耗企业逐步从生产工艺向使用绿色氢能方向转型，从而使德国实现 2045 年气候中和的目标。

新的氢能战略的目标比 2020 年版本翻了一番，计划到 2030 年，德国国内电解氢产能从 5 千兆瓦增加到 10 千兆瓦。目前，德国工厂的电解氢产能约为 0.1 千兆瓦，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到 2030 年，德国所需的绿色氢能约有三分之二需要进口。联邦政府称将密切关注德国进口绿氢来源国的社会及生态标准，其中，纳米比亚和摩洛哥是潜在进口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专家们还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视为可能的绿氢进口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氢能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量非常小。联邦科学与研究部长斯塔克-瓦辛格对此充满信心，她指出全球都意识到实现气候中立的必要性。这既适用于潜在的氢能供应国，也适用于氢能进口国。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这总归是好事。伍珀塔尔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曼弗雷德·菲舍迪克 (Manfred Fischedick) 则表示，全球氢能市场上将会出现竞争者，德国并不是唯一对氢能感兴趣的國家。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联邦政府“过高的进口目标”提出警告，因为这有可能使德国再次依赖专制政府。因此，还有环保组织负责人呼吁将重点放在提高效率 and 减少能源总需求上。

菲舍迪克说：“氢能的一大优势是能够以多种形式运输。在较短的距离内，氢能可以通过驳船、火车或卡车运输；较长距离的运输，如从北非到德国，则可以通过管道轻松到达。”如果距离较远，例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就必须考虑使用船舶运输。这时氢能必须液化，而这需要极低温，因而会导致相应的效率损失。因此，氨、甲醇或合成燃料等可用于船舶运输的所谓氢衍生物可能会在远距离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称，德国计划铺设一条从挪威到德国的管道，最初这条管道用于运输“蓝氢”，目前正在德国沿海建设的液化天然气 (LNG) 进口终端也将在以后用于氢能运输。德国还将在夏季规划一个核心网络，类似于氢能管道的高速公路；秋季则计划建设联邦和地

区管道，核心管网也将被纳入欧洲管网系统，包括一条途经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绿氢中心管道。到 2028 年，德国将建成长达 1800 多公里的“起始管网”，在整个欧洲，该网络将达到 4500 公里。

(综合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26 日和德国广播电台网站 7 月 28 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半数乌克兰难民低就从业

许多乌克兰人因为战争逃难到德国，从事低就的工作。位于纽伦堡的劳动市场与就业研究所 (IAB) 今天公布，目前在德处于就业年龄的乌克兰难民的就业率为 18%，相比 2022 年秋季第一次问卷调查提高了 1%。乌克兰难民在德国逗留 12 个月后，就业率“大幅上升至 28%”。另有 57% 的人参加语言班或进入教育机构学习。

68% 处于就业年龄的乌克兰难民拥有大学学历，另有 16% 的难民接受过职业培训。找到工作的难民中近一半人的学历高于工作实际要求。另外，只有 39% 的就业者从事全职工作，36% 的人从事非全职工作，18% 的人处于边缘就业状态，7% 的人正在接受培训或实习。据 IAB 统计，全职就业的乌克兰难民的平均月收入为 2550 欧元，比德国平均水平低近 1000 欧元。部分难民尽管拥有较高学历，但仍有许多人在德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IAB 强调，学历、工作经验，尤其是良好的德语水平是成功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德语水平不仅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还会对收入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IAB 的移民、融入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研究部负责人尤利娅·科西亚科娃 (Yuliya Kosyakova) 说，鉴于乌克兰难民在语言班和融入课程的参与率很高以及他们有强烈的就业渴望，在完成课程后，他们融入德国的速度有望加快。

在具有就业能力的乌克兰难民中，女性比例高达 80%，她们中一半有孩子，对于她们而言，良好的托幼服务起着决定性作用。科西亚科娃的同事赫伯特·布吕克 (Herbert Brücker) 说：“良好的托幼服务有助于促进难民与德国家庭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促进难民的社会参与，从而间接地为其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便利。”不过，他表示，托幼服务是个结构性问题。

德国政府为乌克兰难民提供了便利的政策框架条件。例如，乌克兰难民不受就业禁令的限制，无需办理避难手续，并可根据《社会法典 II》(有关公民津贴) 获得基本收入支持。IAB 的研究结果基于一项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自 2022 年 2 月以来在德国逗留的约 6000 名 18—64 岁处于就业年龄段的乌克兰难民。

(编译自《每日新闻》网站 8 月 3 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23 年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7 月 14 日 德国正式宣布计划引进 35 架美国 F-35 战斗机，以替换即将退役的“狂风”战斗轰炸机，并与美国合作生产战斗机部件。

7 月 20 日 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政府向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 提供最高 20 亿欧元的援助计划，以支持该公司绿色转型。整个项目有望减少超过 580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7月21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22年新生儿数量约为73.88万，较2021年减少5.67万，德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6，为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

7月22日 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能源部长会议上，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强调，必须扩大可再生能源，避免能源大国将能源当“武器”使用的局势再度发生。

7月26日 德国政府修订了2020年的《国家氢能战略》，并通过了联邦内阁的审议。德国政府对绿色氢能寄予厚望，大大提高了三年前制定的建设目标，同时致力于氢能进口和开发蓝氢，且对技术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7月27日 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上调至4.25%、4.50%和3.75%。

8月1日 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德国失业率从上月的5.5%上升至5.7%。失业人数增加至261.7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4.7万人。

8月4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德国工业订单环比增长7%，创下2020年来最大的月增幅，其中来自国外的航空和航天行业的订单尤为显著。

8月8日 全球最大的合约芯片制造商台积电计划投资百亿欧元在德累斯顿建设一家名为ESMC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德国期待这座“萨克森硅谷”的ESMC工厂能为德国和欧洲供应半导体芯片做出贡献。新工厂中，台积电持有新工厂70%的股份，合作方德国博世、英飞凌和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各持股10%。

8月9日 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欧盟获得临时庇护身份的乌克兰难民人数达到400万，其中德国接收的乌克兰难民比例达到28%，成为欧盟最大的乌克兰难民收容国。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3年8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